行狀
傳
附錄

農廬集

信

共五

農廬集卷之九目錄

農廬集卷之九

行狀

本生先考海隱府君家狀

府君諱必孝字仲順初諱世煥姓姜氏號海隱或稱法隱法其居海其志有詩曰褊壤仍居海隱淪鳴不平考占候月昴憂道俟河清者卽其志也姜氏系出晉州高句麗兵馬元帥諱以式寔爲鼻祖入 本朝大提學諱淮仲號通溪以麗朝舊臣守義不仕後三世有諱澂禮曹參判燕山朝以直言得罪 中廟改玉叅原從勳生諱億司諫院正言生諱德瑞弘文館

應教有文章德行 宣廟朝叅清難勳生諱胤祖義
禁府都事世仕居京生諱恪丙子虜難曁伯氏諱恰
奉二親踰嶺而南入永嘉之太白山下法田村守義
自靖自號陶隱蓋寓柴桑之感也後褒 贈吏曹參
議生諱鄰有經學號省愆齋師事明齋先生生諱再
周 贈左承旨卽府君高祖也曾祖諱最一 贈戶
曹參判祖諱㴶壽秩同樞有厚德號俟翁李尚書晚
秀銘其墓考諱植號太山布衣長厚篤行 正廟壬
寅倡多士訟斯文寃李相國相璜銘其碣鄭尚書基
善誌其幽妣眞城李氏僉樞重延女忠簡公東標曾

孫賢有識度繼妣完山李氏楗女府君卽眞城李氏
出也以 英廟甲申十一月十二日戌時生于法田
里第府君生有異質幼而端莊應門重庭未嘗須臾
離側同樞公年旣衰時或午睡則跽待枕邊待覺而
起園果已熟而長者未嘗則不敢先啖性至孝父母
之側未嘗嚬慼恚怒雖有愼節每忍痛未嘗言病恐
其貽憂也母夫人嘗患胷腹之疾府君晝夜焦泣不
解帶交睫待復常乃止家有好李而爲其母姓未嘗
入口凡此皆髫齔時事也及授孝經小學惕然警省
凡於事親敬長之道以不及古人爲耻聞古人嘉言

善行則便有思齊之心嗜讀書不喜遊嬉終日踞讀於親側不閒放一步地至十餘歲不知里門坊路及稍長讀四子六經則恒以聖賢自期至鄒書舜何人予何人人皆可以爲堯舜未嘗不黙自省念聖人所以爲聖人吾所以未至者反躬而體驗弱冠時嘗一入場屋出而嘆曰此利慾場也一向埋頭非但喪志將致陷身遂廢博士家業專意爲己之學閉門讀書坦履幽貞毋夫人曰見人有科第成名立身榮親者獨不羨乎府君對曰人各有志不可勉強今人每以家貧親老爲口實僥倖捷逕汩沒科臼而古人所以

悅親未必以科名利祿恐不如守本分盡力耕讀以爲養也毋夫人拊背笑曰吾亦願汝之以善養不願汝之以祿養也聞素谷尹先生承明翁嫡傳講道林泉乙巳冬負笈千里納贄請學受心經近思錄大學禮記聖學輯要等書獲聞洛閩遺緒坡潭心訣先生曰爲學先要立志人若於上頭一款透不得萬事皆低又曰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明理而至則知較先而行較重矣府君拜受教退而述函丈問答纂詠歸錄博攷先賢懿蹟遺訓編四遊錄專精硏究弗得弗措先生每稱其寬厚篤實有受道

之基而問辨疑難多操戈入室眞畏友也丙午春辭歸先生贈手帖曰昔李方子初見朱先生將歸先生語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厚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李遂以名齋今吾於子亦云又曰明翁嘗欲編靜退牛栗四先生集中切要文字名曰近思後錄而未就門下諸公如定齋滄溪皆鄭重而未果此爲斯文未卒之業也吾黨誰有大眼目大學識嗣修此事與衛寒泉之錄乎不能無俟之者矣又贈以五子近思錄一帙及栗谷集二卷箋頭有明翁手筆彙類標識者蓋意有所屬也府君歸而取心經近思錄及儀禮經傳戴

記論語周易諸經益刻意做工夫寢與俱夢食與俱嘯坐與俱坐至於行李亦不忘學默誦而微吟書座右以退翁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撤工夫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之訓以爲地頭與時分工夫斂於制行勇於爲善常自奮厲曰天旣賦我以仁義禮智本善之性父母生我以耳目聰明男子之身受中之理聖凡一致則聖賢事業直是吾分內事況其爲道在於日用著於經傳固非先聖先賢之所獨得而後學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之所專有而後生不得聞也苟因循媮惰安於暴棄則非徒得

罪於聖賢抑亦得罪於父母獲戾於天也嘗露香告天以自誓略曰人之初生厥賦惟均性具五常心存四端吁嗟人矣胡自卑污舍彼周行入此崎嶇惟形斯役遂梏其眞乃禽乃獸穢厥襟紳屋漏尚媿而可事天庶幾洗心無肰泄泄念昔先哲露香事帝嗟余小子尚克是式一念罪過痛加遏抑勿参勿貳潛心對越箴以自盟昊天曰明云云每日晨興端坐誦書昧爽整冠而省寢退而凈埽堂室整齊几案終日欽欽肰耽讀忘食昏定後露坐牕外連誦朝晝所讀雖風雪陰雨之夜未之或廢夜闌後復明燭讀書看書

抄錄鷄鳴始就寢而必計日讀幾板書講幾件義而
或因撓妨奪則徹夜不寐用工益倍以填補其欠闕
隨處提撕隨時體究隨事討論循曾氏三省之訓法
張子六有之工常曰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孔子天
縱而韋編三絕况以不逮之資非百倍其功知何以
明行何以篤德何以修哉每汲汲視景兀兀窮年日
没則喟然曰此日已盡矣歲除則愀然曰此歲又虛
度矣於書無不誦習而尤喜朱子書篇帙浩穰規模
廣大地負海涵不可涯涘而沈潛濃郁灦融會貫通凡
其經義異同初晚錯出并皆攷覈訂正發其歸趣揀

取封劄序記箴銘書疏中論說義理處輪誦三百餘篇逐日誦說依魏應仲書整頓理會倣周南仲書頓身於古紙堆中怡神於性理源頭凡天下萬事萬物可喜可惡可驚可愕者無足以動乎心而易其志惟念義理之無窮嘆流光之易邁次晦齋李先生元朝五箴一畏天二養心三敬身四改過五篤志其篤志箴曰賢戒自賊聖惡自畫爲山覆簣掘井渴飲功崇業廣惟志是篤篤信守道道不離已志伊學顔有爲若是其自期自待者有如此矣庚戌丁內憂敬齋踰禮重親之下不克任情減哀則日省墓所伏哭移時哭訖坐墓側踞誦

禮記數篇盖以毋夫人平日喜聽讀書聲故也嘗省
墓値夜分有虎對前而蹲猶端拱誦禮沒數篇起繞
封數回拜墓而還時已三更矣虎又随後若爲之護
者有省楸錄栝棬錄堊室哀次記壬子丁繼妣憂持
制如前喪有壬子記哀一篇有弟病斕跚而府君憐
哀甚摯寢必同被食必同卓造次相携教督益勤有
長枕夜話一篇甲寅夭歿府君悲不自勝雖晩年讀
詩到終鮮兄弟之句必掩抑不已性篤於人倫凡遠
近親戚之貧窮無依者無不賙恤而於疾病死喪加
致意焉　正廟己未命大臣薦讀朱書人李相國時

秀以府君應選自是聲名藉甚府君曰古人有云苟欲避名固無爲善之路然吾於道未有窺一班嚌一胾而遊聲四馳厚誣時賢上欺天日是吾耻也庚申築書室於東岡步武地倣晦翁滄洲敬義齋之制聚村秀講學揭白鹿洞規及牛溪書室儀明翁畫一圖以爲程課準則而以居敬窮理克己躬行實下工夫成仁巖 肯柱 以基川宰百里命駕逵宵討論自擬於李初平又引程太中故事命送二子退黙遂黙從子近黙以古義相見而請業焉自是同志之士往往有東脩而進者府君竭其兩端誨勉不倦曰修身大法

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舍此別無單方妙訣可以換骨脫胎立地變化法如其教誨而無進益則曰醯醬旣加酸醎異宜而子學之不進吾德之不修也反躬自警講劘益親切癸亥登繡衣薦六月除順陵參奉不起其出處則曾在尼門承問而對曰程朱門下鮮不應舉做官而師席亦不禁斷我東諸先輩亦嘗有屑爲者然只爲性好雲水志在溝壑息以耕耨之暇讀聖賢之書飭躬自修要以寡過而已且今神州陸沈冠屨倒置區區素志不肯爲漢南陪臣此其素定於胷中者也至是曰凡仕者必量而

後入未聞入而後量也仍題壁上曰得虛名於世影衾多慚誤蒙 恩於朝涓埃莫報如天之福嚮以優閑竭吾之力勉其學業是歲冬成仁巖行鄉飮酒禮於基川甲子春復行皆戒府君以賓府君參酌儀禮禮記及大明禮爲定圖式禮畢與仁巖講近思錄於聖泉庵倣興國故事也丙寅尹止軒光顔以方伯行飮禮於達城速府君以介蓋是禮也素翁嘗行之於福州而已百年矣嶺士多不嫺於儀文府君考据節目又出圖式鄭持平宗魯詩所謂就中儀文誰最慣寢郎姜友與爲圖者蓋實際語也自此嶺中多有繼

之者尹參判魯東行之於永嘉徐知縣秉淳行之於

赤羅金宿賓于府君而儀節亦依府君定式壬申有

西警府君雖在草野心切杞人之憂命兒曹習射曰

賊若猖獗汝輩當簽丁吾當爲國一死此其素所蓄

積也　純宗甲戌　除翊衛司洗馬時　書筵日開

羣賢彙征人有勸之出府君曰前　除祠官而不起

今拜　宮啣而始出假退梯進辭彼受此巧宦饕風

吾甚耻之是歲復作魯城行與同門諸友講討於酉

峯五岡盤洲之間尹止軒爲之主明翁嗣孫滋萬設

餞於明翁舊宅素翁嗣孫鼎鎭設餞於素溪之堂儆

晦翁光風堂故事尹斯文心圭贈行詩有吾道付南
疆之句戊寅遊東京與文元公後孫李寢郎鼎敬上
舍鼎儼諸名勝會王山時尹毅甫弘圭成聖息近默
亦以鄰近守宰来會府君因與聖息講王山講義仁
說東銘敬齋箴等書庚辰與李慎可秉遠遊丹山歷
訪成聖發於舍人巖講五子旨訣朱門旨訣等書壬
午有親癠危𩛿數旬府君時已六旬而晝夜煎泣侍
爐嘗糞沐浴祈禱於北辰作祝請代竟得冥感時有
異徵而府君所諱故不敢詳焉甲申即府君回甲也
時太中無恙兒孫成列府君斑衣趨庭怡愉承懽凡

灑埽應門之節不敢使兒孫替勞謂不肖輩曰余自成童狂愚不分謝絶切令專意此事而行衰於寡黨識退於獨學荏苒已蹉過一甲回顧平生無一事稱愜人意可以悅親者第觀易之乾九三曰夕惕若厲无咎大傳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此正余夕惕震悔之時也繼自今又作一初日用之間看其書破其疑聞其言見其行凡其一善一長有關於治心修身者逐旋劄記以自考課如退翁日錄而名篇以夕惕又竊研易理訂漢魏諸儒之謬溯羲孔羣聖之舊編古易一卷東園有石如仙掌對立於書室之傍乃徽閣阜

山中甘叔懷故事磨崖刻河圖洛書時復登臨默對終日庚寅丁外憂府君時已六旬有七而啜粥飯蔬持制益苦不肖輩苦諫曰惟衰麻在身之年不空若年少爲也府君曰記禮者槩以年數限制而如其筋力可強豈敢恃老而自放乎竟以過毁成疾委頓苦由而衰經常拖身上衣領袖帶血淚斑斑是歲 翼宗大王昇遐府君以雷肆舊臣益切弓劒之痛身在服中而兼行 方喪一遵默庵明翁兩先生禮說壬辰長子文奎 除禧齋郎府君曰吾之屢次違傲實所兢感汝又蒙 恩何以圖報汝其出仕敬謹供職

而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汝其念之况聲利海中塵紛閙熱苟非內樹其志壁立萬仞能不爲移奪者鮮矣入直出番常挾性理書一帙潛心講究以自知內外賓主之辨也甲午 純廟昇遐 主上幼冲府君憂愛之誠見於色曰誰以周公所告戒成王者夫箴于我 王每夜誦洛誥周官無逸等篇丙申哭長子己亥哭長孫荐遭逆理之慽實人所難堪而府君達觀而理遣整理家政披書閱日曰哭鯉喪埶聖賢所不免而吾之所遭專由吾無實之學歟世盜名獲戾於神明之致吾誰怨尤有自訟詩壬寅

十二月自 上特教曰前洗馬姜必孝以 正廟朝
朱書被選人年迫八十尙在叅下云今日政叅上擬
入啣 拜造紙署別提旋 除忠淸道都事府君曰
盜竊虛名誤徹 重宸今此垂死之年荐蒙分外之
恩拊躬自念只增蹴蹜報答無地拭巾待盡何處
靑山受此枉死之骨癸卯正月陞秩通政 除西樞
及五衛將府君曰桂御臺選誠是濫叨揆分兢惶而
西樞壽秩於分爲宜可以歌詠 聖澤終老於太平
烟月矣七月又 除敦寧府都正亦殊 恩也從縣
道陳章祈免 批曰省疏具悉令該曹稟處此批答

令道臣傳諭盖褒禮之若遺逸也府君之前後 除
命有隕自天而素有秉執一未出肅常曰草野賤品
幸逢聖世雖有讀書講學治心修身是所謂將此身
心報佛恩者也雖年踰八耋而心切懿戒未嘗有頃
刻自媮不省輩諫曰篤老筋力勤苦如此恐非頤養
之道願㬰用工於晦翁調息之箴府君曰吾自樂為
何勞之有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調息之方莫如勤勞
況學是吾終身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迫此桑榆餘
日無多豈容一息少懈丙午夏成徵君近黙千里来
訪講會山齋徵君率諸生行庭揖禮升而講太極圖

說及大學府君贈之以詩曰慇懃說與平生事惜取餘光兢業工盖兢業二字實府君一生工夫也戊申十一月偶遘微感而猶自强看書十五日作書答成徵君十六日書門生請言帖曰士生大有之世所以修身處世者內不媿於心外不怍於人俯仰舒泰心廣體胖非實有得於中者能若是乎此其絕筆也此爲府君德立學成之驗而秃筆信手字畫比平日益遒勁是夜仲子運奎侍寢十七日曉命誦易大傳有字句差誤一一提誨至日旰有痰候氣力漸漸而終日端坐黙無一言戌時屛婦人整席東首而逝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府君平日集古聖賢考終處著考終錄一篇政所謂令而後知免夫者也享年八十五從父弟承宣公必魯書銘旌以海隱晉山姜公之柩從遺命也成徵君近默書棺上銘旌曰海隱先生晉山姜公之柩以士論也越明年二月日權厝于尺谷子原後八年丙辰十月庚子改葬于榮川靈芝山亥坐之原有自著誌及自輓詩納諸壙中遺集若干卷所攷異有古易易經爲諸儒所亂非復古易本面故更爲攷定而刪卻九六名目以奇耦畫逐爻層加作六行先敘彖辭爻辭以十翼附末與晁呂所編大同而小異孝經孝經煨燼於秦濫觴於漢古文爲二十二章今文爲二十八章朱子刋誤爲經一章傳十四章而編章次第猶有不敢盡從故

依大學例爲經一章傳十章大學大學本末章終不能無疑故移物有本末知止而後有定其本亂子曰聽訟四節於下爲格致傳移烈文詩於南山有臺之下鄉黨篇鄉黨一篇朱子編序分爲十七節而考之分節則只爲十四節考之語類則爲十五節而虛第九節故更爲考定作十七節洪範洪範叙疇之例皆有目有訓而三八政四五紀獨無所訓故以維辟以下四十八字次於三八政之下曰王省以下八十七字次於四五紀之下無虐煢獨以下八字與上文文義不屬故次於六三德之下等書所編述容思衍義白鹿洞規衍義二禮訂疑圖書衍說朞衍通解經說圖五子旨訣近思續錄魯西明齋兩先生擬編近思後錄而未就府君編葺寔遵尼門遺意然不敢仍冒舊編名名之曰近思續錄聖學指南溪堂夜話自省錄時習錄法塾貽謨家塾雅言學的六禮大畧程子嘗自言編六禮大畧而其書不傳故竊取程子之意述此篇

家禮後編文公編家禮書未及成而被一童行所竊至文公歿葬之日亾書始得大體雖備而節目小疎如吉祭改葬之闕之類庚戌居憂時抄出朱書禮疑問答以補其闕焉朱門經說尼門旨訣彙次依近思篇目法門旨訣等篇藏于家府君德性篤厚稟質純和秉心之慈諒容儀之莊重操履之堅貞樂善好義之心尊德衛道之誠得於天分者然也而亦由於存養旣深充實而得者也早親有道直循門路用工於切問近思之學着力於收斂省察之要少時以足背有高骨艱於危坐携卷跪石上以肄之當午氣昏則汲冷泉叓類以警怠夜久睡魔則取椒薑諸辛之物咀嚼以惺心冬日暖室體便而神倦

則晨拓風牕以納寒氣其耐辛攻苦類多如此居閒處獨一以誠信不欺爲心雖闇室中必整襟斂容如對賓客書揭屏面以孔子三戒圖及莊敬日強安肆日渝作德日休作僞日拙之句常目以警省常曰存乎人者莫尚乎志志有定向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志於學志於仁志於道皆是也譬如行路以長安爲準持幾日糧行幾日程準到長安非有志而然乎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讀書用人十己千之工常要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其義皆出於吾之心待習熟乃已故凡於

四子六經心近等書擧皆如誦已言終身不忘而於九思九容益講明體履內外交養心與理相涵身與道相安而猶常自問曰吾學進乎否乎學未博矣行未篤矣道未聞矣回頭而猛省向前而奮做砣砣乎不知老之將至上自天人性命旁至禮樂典章下至田制軍政無不覃思而窮研至若古今有國之理亂人物之臧否亦皆究其故而評其得失見其有樹立卓然者則必擊節而三復曰使吾身當此事則能如是乎並皆抄錄時時省覽晚年益加存養之工刪了閒文字除卻閒事務靜坐收斂恒以一思慮淸源頭

爲涵養之要恐恐乎不覩不聞之地惺惺乎惟寂惟寞之際常曰張南軒之造詣崇深晦翁猶警其涵養未深況吾輩乎學者於此尤當着工而所謂涵養非閉眉合眼枯木死灰底貌狀只是主敬敬者德之聚也心敬則能凝聚此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此德在貌上施諸四體莫不皆然所謂通動靜徹上下者也工夫節次則以晦齋之求仁錄退翁之聖學十圖栗谷之聖學輯要沙溪之經書辨疑爲日用茶飯講究實踐而恒言必稱默庵明翁以其門法約而敬義之工明誠之學益精密故也爲文章雖無侈麗震耀

之辭而平實條暢味如菽粟用如布帛嘗戒學者曰
辭達而已苟有意於工其文辭琢刻句語則便是玩
物喪志而於道遠矣評東儒文章以明翁集爲最好
以其不作華藻而明白簡要無斧鑿痕也修身則曰
先得吾身好事親從兄忠君悌長皆從這裡做出來
恆居嚴肅自持動容周旋靡不合規矩出入有常度
進止有常處放頓杖屨不失尺寸從容乎禮法叅倚
乎忠信處心正大之域而無一毫苟簡之意措躬寬
廣之路而無畦町窒塞之患和順積中粹盎外彪故
不嚴而威無言而教事親則食必侍食寢必侍寢坐

必侍隅洞洞屬屬就養無方親側未嘗有莊嚴之色
雖老白首便捷如將命之童溺器廁籌必親執中帬
廁牏必親滌盡其愛敬先意承順而視聽於形聲之
外嘗曰人子養親不但飲食忠養而已當懋學力行
無忝爾所生故吾一擧手一擧足不敢忘父母孤露
後哀號如嬰兒之失庇幾致毁滅旣外除而銜恤終
身鼈衣裏恆着居喪時周衣食有兼味則必掩抑曰
以吾風樹之痛享此奉養安能下咽晨起展謁家廟
拜訖鞠躬良久退而親埽廟庭依平日灑埽之節廟
庭不敢有屐聲雨後屐齒印庭則旋卽夷其痕八耋

前則戶庭未嘗扶策曰處先人之室吾何敢偃蹇也忌日則前七日燀湯而澡身雖祁寒不廢前一日內外庭除手自汛埽香燭果脯魚腥胾炙之需亦手自裁割手自點檢祭之日哀痛如袒括時祭畢終日愇詭人或以朱子七十傳重之義爲言則曰吾豈不知旣有精神則豈敢諉老安坐使兒孫替行耶旁親忌日未嘗不叅大耋後不能自力則夜半起坐至徹祀時師門忌日必行素如家忌治家以勤儉而恩愛篤厚誠意藹然無疾言遽色無雜書詭譚不言貨財之利不進奇衺之物常曰家貧親老不免營生然度身

計口免有飢寒而已又曰身修則家可齊然處骨肉
親戚恩常掩義又無刑以一之故嗑其睽而篤其義
爲難爲著花樹情話內集番語等書以曉之待人以
和敬而悃愊懇惻溢於辭色對話亹亹者無非事親
敬長忠君愛民之道雖村隷愚夫爲之曉諭丁寧諄
複不謂其無知而遂已未嘗責備於人見有一能則
曰吾不如也有不善則戒之改則喜不自勝雖不改
亦爲之隱交人必全終始非大故容忍不露圭角故
人無賢愚貴賤親疎一接辭氣莫不感悅然至以友
道相處者於鄉鄰及畿湖若而人而已事無巨細必

實心做去無一毫怠倦之意曰焉有心不誠而甚事能成者乎至若尋常書疏雖耋年必手自書未嘗倩人曰此替面也何可代人爲之於死喪慰問加致意曰啥狀只是謄例又不自書不誠之甚也老筆眵眼雖不能細書何傷之有見人貧乏賙恤惟恐不及而必由親及疎子孫製進新衣則必藏弆以待有文行而飢寒者自奉甚薄味止於蔾莧衣不近華美祁寒不擁重裘盛暑不脫衣巾不啜茶不吸烟竹酒有觚榼之量而一席未嘗重持嘗曰大丈夫一番心於衣食雖有貫古之識無足觀矣又曰吾受氣甚虛弱而

得有是年唯以絶嗜慾耳除卻省楸遊山舉足無閒
追逐舍他講學論理開口無閒說話不作崖異之行
不爲迂僻之事循循焉不出於繩墨之中平生無不
可對人言者自幼少時雅尚名節與羣曹圍棋棋子
中有白畫器破者有大明二字愛護而藏之遂推枰
不復圍著箴以自警每誦平生風雨夜每念名節難
之句曰退翁常恕許魯齋出處然若爲賢者責備則
當時宋亾未幾士有名節者當以恢復中原復立趙
氏爲心力不能則守義自靖如陶靖節可也讀聖賢
之書志聖賢之學而昂然自立於衷氈之庭獨何心

哉晚年築小庵於大明山下其詩曰中夜悲歌歌激烈長河欲挽洗腥塵又粧闕里爭檜圖闕里有聖人手栽檜五胡時枯死唐興復生五季時又枯宋興復生元時又枯元主惡而斫伐之明時爭檜復擢其詩曰麟經大義周王月滄海悲歌永曆人又點綴張魏公詩曰鮮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付吾徒書揭壁上以示意焉嘗訓于家塾曰心無妄息口無妄言身無妄動以愚處世以拙居鄉庶幾不畔於道又曰人皆曰余知不知求在我者人皆曰余能不能求在中者其授書則一依退翁教人之法必先授太極圖說西銘四勿箴敬齋箴元亨利貞說等書曰學者必先識

得心性情部伍界分明方可以存心養性而約其情
又曰道只在日用事物之間必窮其當然而不容已
者毋高而卑卑不遺高毋遠而邇邇能該遠學只要
力行而實踐鷄鳴夙興嚮晦宴息是學之時微而屋
漏顯而朝廷是學之地動容周旋灑埽應對是學之
事若不體認而實做只據冊子上寫來口舌上說去
雖多何益述先賢格言叅以己意著論學一篇曰立志曰
收斂曰講學曰務實曰家道曰出處曰政事曰敎養曰禮儀曰聖賢以勵學者蓋府君
之學平實純篤周愼的確以主一爲心法不息爲工
夫而常低一頭退一步曰德不及人人當在先才不

逮人已當在後謙謙自牧樂取於人不狃於近功不
安於小成寧學聖人而不至不屑以一善成名下學
而上達旁搜而遠紹積以歲月之久充以飽飫之深
博約幷進體用兼備實承素翁之傳付得尼門之心
法矣配聞韶金氏國爍女鶴峯文忠公誠一之後媲
德無違內行淳備府君相敬如賓家尠婢僕躬執井
臼而親廚甘旨盡誠以供人稱有德耀之行生與府
君同年先府君三十六年癸酉正月七日卒墓在尺
谷負申之原有三男長文奎以別剡官奉事先歿次
運奎次獻奎進士出爲從父弟必魯後文奎二男長

鉉先歿次銑進士運奎二男長鏶次鏰獻奎三男二女男長鐔次鍌次鍉女適權好淵進士徐五淳鉉二男長濟次濩銑二男長濬次澱鏶二男二女幼濟一男幼濬一男幼嗚呼府君幼而志學老而彌篤八十五年之間一動一靜一言一事莫非子孫之模楷典則而家兄先歿未有劄錄不肖生晩其於府君不惑以前矇然不記槩有耳聞於同堂諸父者而未得其詳知命以後則過庭之際畧有諦視而默識者然以不肖之愚昧鹵莽其何能蠡管於府君學問造詣淺淺之如何哉畧記其言行之著於外者係年撮錄而

亦不敢爲一毫浮實之辭以傷府君撝謙自誌自挽之本意也惟當世秉筆之君子特加矜惻而採擇焉

補遺

祖妣李夫人懷娠彌月夢見一官人着公服奉玉磨石一笏青玉壺一雙於殷紅盤入于寢室是夜府君降生

府君高頂廣顙踈眉秀眼方面隆鼻自五十歲以後鼻梁生黑痣漸大如豆濶口厚唇豊顋踈髯眼色闇然而微頳聲音洪亮遠闊德器沈浚如淵停儀容敦重如山岳

素翁嘗送府君南歸曰吾道南矣及素翁喪後先生

內弟李最賢祭詞有丌上近思編南士獨請益之句庚戌遭內艱墓在五里地終三年日省繞封號泣雖風雪潦雨未之或闕人莫不惻然感歎

平生不向日月便旋行不由徑寒不擁爐暑不就凉成棄翁鼎柱嘗委訪山齋因共爲淸凉之遊府君贈輿僧詩曰我負虛名僧負我世間都付百年身淸凉十二峯頭月流照當年媿死人棄翁和之曰高名咫尺無能識峯號休稱是丈人丈人峯名蓋指府君也

四十以後時有遊觀之行而嘗曰雖慙仁智之樂然遊山如讀書深淺各自得故吾觀一山一水便覺心

神有益不然則豈可徒勞筇屐自困形役也今觀遊
山錄便一經說
山人李漢中自號鹿門山人才高而性傲有湖海之氣簪笠
而篠帶木食而澗飲無求於世故見尊貴者必以氣
凌之而於府君則未嘗不曲擎盡禮蓋如曼卿之於
歐公也
與從父弟持憲東遊海上訪孤山書院講金東峯性
理論吳西坡困得錄雖筇屐跋涉之際未嘗忘學
性好潔庭除之間不耐横草必埽除乃已曰去私意
亦如此若不去根旋除旋萠濂庭不除欲觀生意吾

庭必除欲戒私意
收拾先人文字及杖屨先妣梧棬筐筥之類時時展
省掩涕漣洏弟妹三人俱早寡憐哀甚摯每趍窮乏
賙恤備至閭巷間孝烈有異行則必著傳而記之且
播之於親知
平生不蒔花卉曰爛熳非不好不欲衰時看且曰蒔
花卉不如種藜藿看花卉不如對書冊
不嗜甘滑油膩之物多貯松葉末食時或和羹或和
水或作團而無時服曰吾老而筋力稍強專由食淡
而喫辛

接人以誠卑以自牧雖鄉閭少年必整冠迎送地主至則必下堂虛輿而迎之

聞朋友之喪必啜素爲之加麻爲位而哭

得人書札糊封處徐徐揭開未嘗坼裂覽竟必類其名收束藏弆不以糊壁雜用

客至必詳問其先世懿美及其近地異蹟疏於冊子至於山川寺院莫不記識

趙尙書容和莅本府也臨門請執弟子禮府君以時城主不敢當辭謝乃已

製人狀碣文字有商量處雖十反而不靳改曰苟一

作而不許點改則非上智必是下愚
尹毅甫(弘圭)亦朱書被選人也曾未識面其縮盈德
符也會於陶山及王山傾蓋如舊丙申其門人金振
羽千里委至請其師陶溪(尹公自號)講座弁卷文時府君
新遭繼體之慽依晦翁故事還其幣而副其請(晦翁故事卽運判宋公墓誌銘云值余哭子悲甚言不能文高彥先家帖葉氏墓堂誌帖跋皆在其時)
友人有以困於浮謗爲病者府君曰苟無可謗之實
多謗何傷大謗數年小謗數月而流丸止於甌臾只
當反躬修省自強爲善而已
時食及時果未薦新不敢先嘗公稅必先期輸納見

人飢寒推食而解衣於死喪尤致意賻恤焉
憲曆上帖黃年號必刷去之改書明朝年號凡製文
字必書崇禎紀元後幾年
每雨雪對食而歎曰屋此屋食此食雨不濕雪不寒
皆君恩也何以報答當夙夜匪懈讀書講學而已苟
怠惰其四體無所猷爲非所謂天地間一蠹者耶
壁上書揭　正廟御製中四百四病皆從一心中出
來天下萬事皆從一懶字壞了過午之天都屬殘陽
人能挽回古道則天地當復晃朗矣之訓常目警省
之

每夜使諸子孫各誦所讀書府君又誦之
訓學者有所攷示命兒曹就書架第幾層第幾籤第
幾号第幾板中屈處便是未之或爽其強記有如此
於書無不誦習而其終身輪誦者易之乾坤咸恆謙
復艮泰震大畜繫辭上下傳書之二典三謨伊訓咸
有一德說命洪範無逸周官孟子之浩然牛山觳觫
禮記之禮運禮器學記樂記玉藻儒行月令曾子問
孔子閒居仲尼燕居鄉飲酒禮坊記表記庸學論語
之鄉黨朱子封事王山講義陳器之書魏應仲書周
南仲書呂子約書陳廉夫書黃道夫書余方叔書趙

致道書呂道一書丁賓臣書前後中和書仁說元亨利貞說同子太極圖說通書程子定性書好學論四勿箴張子西銘東銘至於左傳馬史韓柳文若干篇至耄年晨夜必誦六旬時誦聲洪亮動林壑七旬時聲音出户外八旬以後在傍僅聞之非有疾患未之或廢

平生不觀雜書唯看參同契以其絕嗜慾調氣息有收斂工夫而亦以晦翁及蘗泉明谷之所嘗留意者也

少時著居家常儀日晨省日晨謁日講學日幹蠱日正家日友愉日訓子日睦族日僕御日待賓日昏定日夜讀日用五戒日戒博雜工夫日戒嗜慾機心日戒懶惰心志日戒溝洫

不治曰戒 綏不輸租 詩禮家傳大隱繼言等篇長子文奎初度日述古人敎子養正之方彙成一篇名以晬盤先授嘗行鄕飮酒禮於鄕校與諸生講會府伯尹魯東以其日記及講錄寄展翁李尚書其答書曰姜斯文聞名雅矣今見其序文及講說篤學邃文可一竅而知鼎矣野有如此之賢而不能使出入 胄筵輔道

膚學豈非有司之過歟

不肖作楓嶽行時寄詩使題壁上曰白髮寒棲桂樹叢未酬淸債又秋風溪堂石枕遊仙夢夜夜金剛第一峯此一詩蓋寓望道希聖之意云

語錄

嘗訓子家塾曰聖賢非天上人只從平地上眞實做去做得盡是聖人做未盡是賢人焉有聖賢獨做巳獨不做之理

又曰須常自激昂常自奮厲上可以爲聖爲賢下可以爲淸修之吉士

志者氣之帥也心力所到氣力亦強

紅女積絲縷之細而成匹帛工匠操丈尺之木而成厦屋農夫以擔石之貲而致千金皆志也士之爲學奚獨不然人患無志苟志矣不患才不逮力不足

讀書多然後浹洽義理熟然後貫通如富人積財積得多然後自無不如意

關了門戶把斷了四路頭兀膝高拱忍飢讀書方有日新之工富有之業

人若辨得十許年讀書則世間何書不讀今人此十年內若將做大事立大業不肯退一步低一頭讀得一帙書此十年瞥然過了人生有幾箇十年可惜可惜

半日看經書半日看禮書真知而的見則此所謂必有事焉勿忘者也

爲學有道窮理是也窮理有道讀書是也讀書之法
要循序而致精致精之術又要居敬而持志
讀書有要領講學有肯綮要先讀性理書中切已文
字須記那緊要處常不忘此要領也要先講大本上
立定規模都就那日用處做工夫此肯綮也
讀書窮理儘未易去了一重又有一重若疑難處濶
畧看肯綮處因仍過何由得濬造之味
凡文字有未曉處須正看背看左看右看下得兖工
夫然後犂然有開悟處
讀書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則心反爲之動只當

便遊涵泳無暴其氣待得氣澄心靜義理自見
自十五志學至四十強仕其間有二十五年之學可
以由體而達用
今日不徹明日不徹四十無聞五十始衰積衰成老
積老成死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勤學十年間斷一日則前功盡棄篤學一生怠忽一
念則去道益遠
士之爲學如農夫之爲農田地雖美耕耨有時緩之
一日便失一年之事
學是吾終身事太緩不得太急不得雖著意非不著

意之間照管勿忘自然有得切不可執捉制縛以取
速效

人雖質魯有心力則持久不懈日計不足而月計有
餘得寸吾寸得尺吾尺矣

工夫不可間斷間斷便似夢飽之人覺而憶飽終不
干己事

書所以維持此心體驗吾身若專事口耳而不自體
驗則譬如貧人入富家見大供帳酺宴目飽而腹餒
干我甚事

學者使此箇義理常在心目間不敢放下庶幾見人

生一大歡喜事

人每以讀書善忘爲病然書何能盡記記其緊要而已且學者通患厭常喜新如其善忘舊讀便是新讀益覺有味

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前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心與理相涵而所知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固矣

一日之内自亥至子十二時中視聽言動噉着睡覺罔非修省之端

積日而爲月積月而爲歲要之人生百年亦此一日之積人若閒過此日隙駟光陰豈肯待汝而其徐乎

楊龜山三十年肘不離案龔實之猶於轎中看文字

古人之不間過此日有如此

接間人聽間語費卻一日光陰豈不可惜

爲學須是自家發憤鼓勇做去始離得舊窟爲自新底人

天下事非艱難愁苦之可憂宴安鴆毒是可畏也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竢死爲吾分究竟法耳

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門地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傳百代其惟學乎

學要立志又要務實不立志無以做事不務實雖腹笥五經直是無識

今人爲學非困於訓詁誦說則必眩於文詞繡繪如此雖讀盡五車干我甚事

學非是曲拳擎跪閉眉合眼底貌樣須是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無不變通底聖賢無關門獨坐底聖賢無絮煩底聖賢仲尼東魯之一儒而爲萬世師三千之徒皆列國之卑微而至今流芳皆以學也

顏子幾於聖人而以能問於不能以多聞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今人顧自在下根而以不能不問於能以寡不問於多無若有虛若實汲汲以趨於老而死哀哉

旻天不復憂無疆兮弟子勉學天不忘兮荀卿雖非純儒其所見終是高於世儒

大學一書一舉目一投踵而精粗本末都在此於此眞切講磨眞實體驗何患無成晦翁嘗以門人讀大學無得力爲歎

非灑埽應對無以進聖賢之科級非格致誠正無以學聖賢之心法非規矩準繩無以望聖賢之門墻

讀系辭則知中庸爲家庭文字讀中庸則知鄒傳是師門衣鉢

周子說出幾字程子說出敬字張子說出氣字極有功於聖門

張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常要向前做自是懶不得此所以成就得大儒

朱子曰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終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終無名而沮也不爲其終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終無利而止也此吾讀到不忍舍

處

朱子在同安時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徹夜聞子規聲又嘗登雲谷遇雨通身皆濕因思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極論一篇之旨作西銘辨先賢講學隨處自得有如此者

二程全書卽一部小論語但未免有記錄之誤讀者詳之

伊洛文字甚多恐難盡見只取近思淵源錄心經附註鑽研講究可得要領

理氣之說朱子大全黃道夫書詳之性命之論陳衛

道書詳之汝輩盍取讀焉

上蔡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常惺惺論敬求是論窮理此爲學者眞詮妙訣

古人爲學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

目視鼻端注心臍腹此本道家語而朱子取之見於答黃子耕書及調息箴此存心一慮之要訣

朱門文字無如封劄又無如庸學或問於此可見義理嚴明工夫密察

經書冷澹史記鬧熱未易得力不如熟讀四書註

九思九容是內外交養底工夫當與四勿三貴齊頭

用工

敦厚周愼平實定靜坡門門法也正冠尊視節言愼動夙興夜寐尼門門法也

和風甘雨瑞日祥雲吾於酉峯影幀見之矣

人有三昧昧於經書昧於先故昧於國乘是所謂聾瞽初學最怕三病貪多務廣也厭常喜新也忽下趨高也

操心儘難纔着意便是正纔不着意便是忘只要平平存在默默收拾

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失此持心要訣

此心纔失省察便是坑塹韓子所謂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甚可畏也

致知而不力行譬如躃力行而不致知譬如瞽必須躃借瞽之足瞽借躃之目相負而行方可矣

學者須先收斂身心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久久不輟自覺有芻豢之味

腔子外是甚底只是這箇物事這箇物事是甚底即亦滿腔底物事

學有終始曰誠曰敬學有體用曰知曰行

學有三患四失未聞患弗聞既聞患弗學既學患弗

行斯謂之三患或失之多或失之寡或失之易或失之止斯謂之四失

義理無窮故爲學亦無窮人心易栥故省改當益急不可恃旣往暫得之見不加今日接續之功也

除非動容周旋中禮者必須時時而省之事事而察之方可以寡過矣

君子有四要心要猛省志要堅持體要凝重氣要振發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主靜則氣專而神益旺寡慾則心虛而知益明矣人心之病不放縱必昏惰此處敬以持之放縱也收歛昏惰也提省一有不敬則心君逸而天德亾百體弛而物則廢雖有人之形卽一塊血氣之軀與物奚異哉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此晦翁爲後學說法處

敬坤道誠乾道敬以存心誠以閒邪便與天地合德矣

靜而主於一則內齊其思慮動而主於一則外肅其容貌主一是敬字表德

纔主於敬便有卓立氣像不然則東倒西走卒無以自持恭敬只是一事而恭主容敬主心所以合內外而言也

恭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程子豈欺我哉

今人舉子業此是一厄了人然不以得失關心做文字要不出義理則這便是學問

家貧親老應舉覓官此古人所以許祿仕一途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切不可以得失嬰其心士當千萬人中知有自家一箇身

今人每以榮養藉口而別生意息然朱子答王近思

甘旨有闕之問曰別無方法別無意思君子雖急於奉養不可以變其所守也

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此程子有得於尋孔顏樂處而發此言也

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而不勝其小矣

斯須心有不存則卽一枵然空殼與道相離斯須不省察則妄念發而萬起萬滅之私從而汩之矣

一於靜而無動時工夫便是常寐無覺一於動而無靜時工夫是常行不輟

每日看其書講其義省其愆修其慝以自無媿於心爲學只在日用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竆理則讀書講義此外無他玄妙難行之道有則聖賢當言之矣

名者古今之美器天地無全名士大夫有名節易保名節難

人生世間有老幼焉有死生焉皆有定分而不可違越者也當及時勉勵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行其職分之所當爲然後不負受中以生之責

以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推之則唐堯元年甲辰在

巳會末夏禹八年甲子爲午會之首自禹至今不滿五千猶爲午會中矣人有恒言必曰末世是果末世耶我輩幸當中世生在小華何其多也勉自修省切勿以衰叔自棄求所以至古人所至

讓與別人第一等自墜第二等者皆自棄之流聖門教人皆以自畫爲咎而不以希聖爲罪志學之士希聖希賢誰曰不可而弗爲哉

今人或有一知半觧則謂人莫已若有寸剩尺長則又傲然自大此由量小而然也量大然後知不足其惟聖乎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皆從朴實頭做去則斯有進德之地

人生產業通古今人我饒居者小而貧匱者多豈人能耐過而已獨不耐過耶堅人之志熟人之仁皆從這裡做去

常思天下無不如己者不但處世無競卞於德當有進

爲善雖無近功必有冥報爲惡雖無速害必有陰誅

人雖至愚愛子之心未嘗不與人同必欲其有成此心誠是矣余竊怪夫父母愛渠之心卽渠今日愛子

之心何故愛父母之子不如己之子耶先從父母之子愛之勉之可也

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不敢忘父母

人心之靈即天理所在道理本無不足但人自不察須要講學以明之即物以窮之日中理會夜裡思量浹洽於中則根本自立做措不錯矣

明道先生十四五便欲學聖人晦翁夫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自勝皆其希慕之心已是爲大賢基址

歐陽子云孝經論孟六經之書合五十八萬七千餘

字庸學時在禮記故不言日讀三十行則可用四年半畢讀世之讀書者或一日讀一卷書而或終歲不讀一帙如此而可能畢讀諸經乎夫日讀三十行其設科至易而不難四年半亦易過而非遲久也未有能執此心立此課耐此晷成此學可勝歎哉

客有調息嚥氣按摩法者勸府君爲之府君曰吾亦自有修鍊術不懈體勿放心作德日休俯仰無怍神旺而氣盛心逸而精全可以延年矣

旣述家狀而尚多遺漏故掇拾若干條爲補遺其訓戒言語則別爲纂次名以語錄以備作者家覽

採云

先考魯窩府君家狀

府君諱必魯字穉可後改以仲可號魯窩因肇錫自勉曾氏之工也我氏之籍晉州自高句麗兵馬元帥諱以式麗季有諱準仲寶文閣大提學號通溪入本朝隱遯不仕三世而有諱澂禮曹參判 中廟朝叅原從功生諱億司諫院正言生諱德瑞弘文館應教 宣廟朝叅清難功生諱胤祖禁府都事生諱恪號陶隱丙子亂曁伯氏潛隱公恰入太白山中守義自靖後 贈吏曹參議生諱鄭僉樞號省愆齋師事

明翁生諱再周　贈左承旨於府君爲高祖曾祖諱
最一有文行　贈參判祖諱瀞同樞有厚德李尙書
晩秀銘其隧考諱穆生員號晩松至行純篤成徵士
近默誌其墓妣　贈淑夫人義城金氏僉樞汝弼之
女以　正廟壬寅二月十一日戊寅生府君于法田
里第生而有異表大耳踈眉豐頤厚脣性度沉潑外
若遲緩而內實明敏癸丑丁內憂年甫十二持制如
成人稍長好讀書夜必限鷄鳴橫經枕傳鋊槧交加
而尤專專用工於四子心近書註疏諸說及東儒經
義參互異同口誦手抄無不旁通而條辨至其行義

則允蹈省祖遺則而晩松公剛方峻整克嚴教督從父兄海隱先生邃學篤行爲儒林所矜式府君內承庭訓傍襲師資雖從事十日之業而暇則必講詩禮以立其田地故年甫弱冠而德器文行蔚有宿師之望焉遊方在外如侍親側一擧手一擧足不敢忘父母蓋以孝經爲根柢小學爲模範也 純廟己巳擢增廣丙科以伊川所謂一不幸爲戒愈自勉勵益勤讀書抄小學書及先輩格言彙爲二冊持被直廬恆作袖珍止軒尹公光顏移書勸勉期之以遠大之業府君亦嘗往拜講辨心近等書尹公亟稱吾黨有人

癸酉差致詞官陞六授宗簿主簿丁丑　除司憲府
持平承　名命己卯出知固城縣縣是海隅蜒蠻俗
則弓馬抉拾而絃誦以治民風丕變考績曰持身端
的做事雍容民頌曰清如秋水惠若春風皆實際也
壬午內移持平丙戌通春坊是冬丁外艱慈良於喪
戚易中禮辛卯參瀛選壬辰　除弘文舘修撰承
名命旋移校理參次對入侍與政堂陳所懷曰　書
筵開講吉日不遠伏念以正之養遇物之誨我　殿
下貽燕之謨也今於　書筵未開之前特開　經筵
以爲　世孫觀感之地敢此仰達　上欣然嘉納命

卽開 經筵其進講義曰人主一心爲萬化之原萬化之中愛民爲第一件事爲人君者存心於愛民則水旱不足爲灾是以堯湯之時雖有九年之水旱然其民不至於顚連其化終躋於雍熙者豈有他哉以其誠心愛民遇灾修省而修省之工莫要於明明德贊堯則曰克明峻德頌湯則曰懋昭大德此後世人辟之所當師法也目今荐旱重潦民情嗷遑伏願殿下以堯湯之心爲心躬先明德克勤天戒則轉灾爲祥之道不越於此又曰易染者俗難新者德哀彼蚩蚩之氓其何能祛舊而自新哉湯之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古之聖后所以以身先之既日新而日日新之惟日不足益加又新也嗚呼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書所謂作新民詩所謂其命維新庶可以拭目而待矣然而其所以新之之工亶在於學學之如何子思子曰溫故而知新夫月無忘其所能卽溫故也日知其所無卽知新也既溫故而又知新既知新而又溫故方可以日新又日新矣又曰自卑升高吾道所以循序漸進而不可以高遠而自畫也朱夫子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志於道者硬著力尋向上去便可到高明之域而帝堯之克峻文王之誕

岸是也是冬 除北評事入關北佐蓮幕而餘戎馬之政監邊市而絕飲羊之奸閭隨行伴當受賄於支站立責伴當推還支站行部六鎭閱武圍獵是古規而爲其無實效而徒貽弊一切停廢至若沿路諸勝如鏡之漁浦鍾之泥卯會之五城慶之赤島赤池俱是使行之例所遊觀者而軫民弊併停唯日處載筆堂中一觴一咏而已其試士也杜干囑斷賄賂所取者皆窮經寒士弊衣藍縷者也北地多寒富茂二州例獻毛具而并卻之兵馬使又贈貂裘而亦不受去時登高山館有李東岳評臺時題咏高山驛吏龝相問何事歸裝似

去時次云摩挲板韻忽沾背卻恐歸裝異去時歸時又次云今行愧乏涓埃報幸得歸裝似去時癸巳四除館職又　除獻納正言甲午復　除館職　憲廟乙未差　純宗大王實錄記注官而連歲家食皆以在外遞是秋調瑞山郡守呈辭時有作宰不赴者即其地定配之令故不得已赴任邑多武斷民皆呰窳奸胥積逋官庫蕩然如棼絲難治而治之以緩積蠹自剔時有使相私人挾勢健訟作騙民懲債之計公嚴辭逐出不留境上遂忤上司七朔徑還有詩曰撫摩吾亦苦矯救吏還嗟久遠非初計歸裝有一騧戊

戌復 除持平遷成均司成陞執義己亥三拜司諫執義壬寅三 除應教癸卯又拜執義甲辰以宗簿正陞資乙巳拜敦寧都正援例陳章是秋 除同副承旨丙午又 除承旨而自五十後宦情甚薄雖有職名或出或處大抵是往來雲月矣丁未 除淮陽府使簿牒期會雅非所樂而官淸廩薄地近蓬萊乃倣古人句漏之義黽勉之官土瘠民貧俗悍風獷有北鄙之習府君以寬厚爲治撫綏爲事卧治一朞民不見吏凡事之損上益下妨吏而便民者自上司率多鑿枘乃歎曰古人所謂身在矮屋擡頭不得者此

之謂也遂投紱歸歸槀蕭肰使相見而挽之而飄肰
不留既歸有去息碑巳酉陞大司諫　當宁辛亥
除兵曹參議僉未出肅年躋聖壽頭無雪眼不花容
體敷腴無異盛壯盖心恬勢利情斷形役頤神寶精
專氣致柔之效也甲寅四月望間忽有痰喘而升降
無常猶不廢盥櫛至二十八日丙申朝盥洗倚几處
置終事屏婦人端坐而觀化卽向戌之夕也寃苦終
天罔極罔極前夕夜半屋西北上有光柱若鬱攸燭
天燭地歷二時辰乃熄是何兆耶享年七十三以閏
七月初六日癸酉葬于本府德山縣北美羅里負兌

之原從龜食也府君姿質厚重而材氣峭頴器宇淵靜而意趣豪爽自髫齔時不妄言笑不妄動作有超然不羣之志及其充養完粹磨礱圭角醇和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而襟淸神定而體舒動止端重精彩凝遠雖不以學問自居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日用猷爲自中矩度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而及其酬酢應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其事親也洞屬奉盈怡愉色養而夔慄肅敬嚴如朝廷其奉祭也脯肵豆籩躳自檢飭而致齋潔虔戚如袒括其禔躳也以莊敬日強四字爲自修之要雖在幽獨不設怠容

雖當急遽愈加安詳其治家也嚴於子弟而寬於臧
獲雖見卑幼未嘗偃臥若見婦女必加冠帶其理財
也衣服飲食皆有尺度量入爲出稍存贏餘以濟隣
里之空匱其奉公也租稅必先不待督責周親窘急
或爲代輸其在族婣親戚恩義篤厚有窮不能婚娶
喪葬者爲之經紀而助之至若外黨與諸姑之貧無
以爲祭者爲置祭田助其香火焉與朋友交以忠信
爲主數踈爲戒其淡如水不爲甘壞雖葱竹之契絕
戲褻之語與鄉人處內莊而外寬貌恭而辭安春秋
雖存於皮裡而雌黃不設於口毀譽雖入於耳而喜

怒不形於色故賢者愛敬㬥悍化服其在朝行低頭
退步逡巡卑牧而言坊行表規重矩疊故人不敢傲
惰其臨州郡務要淸愼不嚴而威不柔而和吏胥之
舞文弄法瀅機鑑而莫逭閭里之銖姦兩黠不鉤鉅
而必燭密加飭喩而外示糊塗故政若悶悶而其民
化醇譽不赫赫而去思愈久其於仕宦早歲黃甲既
久沈滯而未嘗萌躁進之心晚年歷敭可謂淸顯而
亦不忘居寵之驚不循名以籠物望不和光以取容
悅世態變移而不渝自責之吉捷徑競進而獨守素
履之貞人或勉經營仕路枉尺直尋之道則答云吾

非高蹈之士既已出身非不欲遇主于巷納約自牖而草野踈迹素昧蹊逕終不可學而能也苟或違心叛道舍周行而趨捷逕則雖得一資半級徒增内疚爾吾奉父母遺體禀天賦性情只當俯仰無怍全而歸之可也所以通籍五十年周流三司歷典三州在内者不滿二載在外者未盈八考眼不識當路之面目足不廁戚里之門庭以難進易退爲一副當成法含坤章而或從遇邂逅而焚蕘婆娑林泉不忘溝壑而觚稜之戀至發於歌咏有雨露偏滲歌聖澤涓埃未報愧微臣聊將素志耕南畝惟有丹心繞北辰之

句此其出處之大畧也所居之室扁以晚松精舍盖取考亭韋齋之扁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惟恐或失遺矩以忝其親晚築數架茅屋於牛鳴地巾几蕭然書史自娛自號以芍藥山人以家在芍藥山下也以觀物翁四不出爲家計以道家所謂三住爲調養法以范魯公五戒爲訓廸之方不喜著述而有時揮寫簡淡切實他人之十言不能盡者一句以罄之所謂辭尚體要者也於書晚喜紫陽書玉山講義延和奏劄戊申封事等篇終身誦之而每風清月朗誦聲琅然出扃中或瞑目默坐涵養其本原或揮絃度曲道

發其中和至若飲食起居涕唾謦咳之際皆有節度書冊几案梳篦杖屨之措皆有位置不標致爲高而地步超絶不崖異近名而持守堅確彌加韜晦而聞望達於鄕邦常存謙卑而德業無媿古人盖府君一生心法在於務實守約而工到醇熟庶乎其安且成矣配全州柳氏宗文之女大諫正源之曾孫聰明粹潔有琚瑀之德溫柔惠和稱鍾郝之範生先公二歲歿先公二十二歲生一男三女一男女不育取海隱先生諱必孝之第三子獻奎爲嗣進士女長韓山李敦稷次眞城李晩愼獻奎三男二女男長鐳次鎏次

鍡女長安東權好淵文科次達城徐五淳李敦稷三男一女男長重岳次重明一男女幼李晚愼四女幼嗚呼府君之潛德幽光宜不止此不肖無狀哀疚迷亂不能記其萬一而亦不敢有一毫溢辭以自犯古人非其親之戒世之立言君子哀其志而賜之裁擇焉

傳

鹿門居士傳

居士姓李名漢中字伯黃其先眞城人有諱東標吏曹參議 肅廟乙巳坤殿遜位抗疏救吳朴諸諫臣

大節表著於世居士其玄孫也居士幼性跅弛有雋才未嘗劇讀而於經史涉獵大義嘗一入場屋不屑粉句飾辭爭利眉睫間且多病不堪馳逐公車遂隱居養痾縛屋數椽彈琴咏典自號林館居士善飲酒一傾數斗微酡吟古詩一篇或律或絶復斟一大甌鮮醒兀然而醉陶然而醒爲詩不鬪靡於雕琢不局促於聲病高騁夐厲跌蕩㒵兀有盖世之氣信口孤唱句多染神人鮮有繼聲者與從弟漢膺同堂相善趣味靡不同然漢膺循蹈禮法居士脫畧矩繩此其所以異也鄉鄰多薦紳大夫有詩酒會必速居士居

士不必往或不名而亦至山巾野服狀貌魁岸押坐談笑偃蹇貧踞昂昂如野鶴之不羣復以林館猶久清曠復僦屋于竹嵋山下與樵叟漁翁作爾汝交熙熙然懷葛之民也有詩曰採去山中雨釣來江上花詞致幽雋而湖海之氣亦未除也雖身居塵俗而神遊天倪宅不彌畝而志忽海疆遂以芒鞋竹杖作南海之遊登矗石弔三壯士忠魂入閑山觀李忠武戰塲泛龜船凌陽侯望徐市題石處憑鐵城之隱仙閣題詩曰有鳥棲山巍不向人間飛飢啄高崗粟渴飲飛泉液刷翮秋蕭蕭千里一扶搖所過文人韻士或

與之酬而皆如石鼎之䵷蚓見軒轅而自失也旣而入紫岸山稱紫岸居士入鹿門山稱鹿門居士凡於世務一不經心四壁徒立不蔽風雨而處之晏如虎豹麋鹿視若家累㹶鳥珍禽馴擾其傍有時入林薄中懸鼓垂藤橫琴置腹手揮絃足撫鼓口且吟詩宮商相宣響滿山谷其詩曰晝日樵山澗芝蘭在束薪意思益超然有詩則或題樹葉或寫石面不曾存稿零言斷句或爲傳誦而全篇則不可得以見或曰謝康樂臥始興之墅朝所吟詠暮傳建康魏清逸林和靖豈不是高蹈之士而詩篇膾炙人口君何不畱稿

傳之山外乎居士曰吾削迹嵒峀滅影江湖雅非求名焉用詈詩又嘗搆小亭於東海上吸日月之光餐沆瀣之氣騁望三島有褰裳之志多所吟哦而皆逸不傳人或笑其踈綻而亦奇其氣槩也妻金氏字以戴叔入山偕隱夫耕亦耨夫樵亦採舉案提甕絶噫嗃之色嘗有大蟲晝攫狗張拳逐之至負隅手掣而奪之此尤丈夫之所難也嘗大雪丈餘絶粒一旬時有山僧夢惺者方供佛於太白之溪寂寺睡夢中有神警起曰鹿門山人餓死盍往救諸如是者三遂囊佛米數斗穿雪行百里至鹿門作糜而甦之因土窟

其傍檀越以奉居士三年乃去越翌年丙申居士以壽終享年六十二戴叔先一年歿有二子俱夭居士於吾先人爲內弟節時修起居惟謹余亦獲私燕閒劇談罄懷余曰玉以耀質爲美士以知名爲賢方今聖明在上羣彥彙征莫不飾才銳智擢穎抽鋒咸希鉛刀之一割居士生於閥閱長於詩禮濳朗通微洽聞浚識親戚誘之以道術鄉黨稱之以文章如其結執縶羈則可以驤首廣漠垂光璵璠則足以特達廊廟遠紹退陶之業近述忠簡之緒有何不可而顧乃抗心去瓢希風嗽石糠覈難繼被服不完獨不憊且

困乎居士曰大道既邈神祖聖伏仁義弊矣名利作矣仕宦非捷徑不進厚祿非苞苴不得飛頭歧尾者騁巧眩能乳目臍口者鑿智弄機雖有奇材逸羣固將退耕於野斂藏之不暇且吾乏訓注泉湧之口多中嶶箕坐之骨雖欲膏唇拭舌舐痔乘車得乎榮之所不能動者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害之所不能嬰也吾寧養粹嵒阿銷聲林曲以安吾身以全吾年尚何病原憲之貧乎余又云出處殊塗入各有志不可使禪僧飛鷹貞婦倚市然苟能棲心清淨坦履幽貞環堵之内亦有洞天何必離羣絶俗長

往而不返乎冠儒服儒動遵禮法君子之執則也帶
藤巾篠與俗殊制無乃太簡乎居士曰隱亦多般有
隱於山有隱於吏亦有隱市隱酒要之皆潔身而已
古者衣巾無定制椰巾鶡冠帶韋帶索何嘗與俗同
也至若禮法不云大禮必簡乎汙樽抔飲捭豚燔黍
禮之始也叔代澆訛道噎不行山魚登俎澤豕睽經
曼儀繁飾是可謂禮乎爾無強聒吾不欲多辨此吾
平日所聞於居士者附傳末以擬史記之諸小孫嗚
呼世若有良史作高士傳者其必採錄與瞿硎生之
鹿裘北宮子之戎菽田遊嵒之膏肓盆編高標至若

戴叔則又當與老萊之室陳仲子之夫人陶靖節之翟姥孫泰山之李氏齊徽於彤史矣其爲激厲頽俗垂烈中閫豈小補云哉

農廬集卷之十目錄

附錄

農廬集卷之十

附錄

墓碣銘

公司諫院大司諫會窩姜公諱必魯嗣子本生考敦寧府都正海隱先生諱必孝祖諱楦號太山布衣我叔父文翼公嘗銘布衣公碣余猥撰海隱公誌而幸奉大諫公儀範尚耿然可想又荷公不鄙按書如箚東今相是役念舊之不自勝也嗚呼公古之文定家仁仲耳其服習於典訓之間者孝悌恭儉庸德也經術文學庸言也發於論辨者四傳精義問辨錄讀禮

劄錄卽事卽理隨處省察譬如撑上水船一篙不放緩撥索通徹袞袞寫其胷中所自得者如此公甚聰穎嘗請學於就傳之前以張息叔座右銘爲己用比壯先生授牛溪書室儀明齋晝一圖公遂書敬修義攘四字以警之短床寒燈殆無不讀之時而立的於朱書節約一通謂之小朱要蓋朱書公之家學也先生嘗以讀朱書爲　正廟所奬詡公於是勉勉循循常以忝生爲懼用工則無少間而惕厲若不及制行則常有裕而謙牧若不足六旬後仿始學了一冊釀忝邀友若童蒙所尚肰談者傳以爲美事如李臨淵

亮淵成果齋文敬公近默其弟孝憲公遂默折節相
開發族子寢郎鎭嘗曰吾交人多矣其無季野之皮
裡有逸少之清眞惟公一人公事親有深愛愼終皆
纚纚手錄先生遺書積久坐生瘡而不少懈後於魯
窩公喪吉猶處廬次子弟請復寢公曰趨侍如昨日
何忍坐此署堂以有懷寓永慕也祭先勤於散致撤
後尚有餘敬復修畿邑墓田資香火事仲兄食必獻
珍衣必奉完躬護妹厲不離步拊養堂內幼而孤者
曰於我乎學誨子弟躬率以先讀書至會心處輒命
之前曰得此珍味可不餉若輩志氣英爽晚益和粹

嚴防範而謹辭受見人一長屏挾而就之周貧族賙
竆咨發橐撤椸無難色平生未或向日便旋嘗遊海
見日出便下馬肅之所居室矮且風雨至或請新之
不許曰遽改先搆所不安也其曰鉤鉅以爲智脂韋
以求合吾所不爲又曰士大夫壞郤名節正坐一慾
字即此有以仰公之爲如何地分也所著述有家藏
幾十本而如叅同招鈎握機亦多人所未道者其開
眼便著見開口便著說又如此蓋公早事公車一跬
步可需于世而一切擠與之鞭約向裡求道彌篤德
成言立光先緒而惠後學則公可謂善繼述而羽翼

斯文者矣若系閥晉州之姜遠有代序赫然載布衣
公銘而布衣公有弟諱穆生員號晚松公是爲公祖果
齋誌純篤妣淑夫人全州柳氏宗文女大司諫正源
之曾孫本生妣淑夫人聞韶金氏國燦女鶴峯文忠
公誠一之後公諱獻奎字景仁後改以景受號守素
齋或以農廬涵一堂稱以　正廟丁巳四月十三日
生　純祖壬午中司馬屢擧道剡而未有成庚申八
月五日卒始葬禮安元塘里癸亥遷厝于安東小川
面菱湖向丁之原凡再聘延安李氏翼延女吏曹判
書靖僖公觀徵五世孫淑哲明慧治梱有法度一女

適正言權好淵甲寅五月十五日甲申七月六日其
生卒也其墓順興臥丹面小珠洞子原宣城金氏永
儉女栢巖敏節公玏之後秉德柔惠上事下御各盡
其道生於丙寅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戊辰二月二
十六日墓在安東才山面白巖亭甲坐三男一女鐳
鎏生員鋧謹馴有志業女適徐五淳鐳二女適權禧
淵權相準鎏二女適李中熙金輝國鋧一男一女幼
正言男相琦相璟相瑜女適金建永姜滙徐男相建
相運相進銘曰
學徽淵源義炳春秋此在公家傳德襲休公又聯棣

于箕于裘夙宵乾惕由聞息修六經四書是爲入頭
晩而義易以至滄洲心目所到知無不周巖棲川泳
一是猶猶六旬劉述厥有輯裒後欲景公當於此求
銘以相之于菱之邱

輔國崇祿大夫判宗正卿府事致仕奉 朝賀
元子輔養官李敦宇撰

墓誌

上之十一年庚申八月丙寅守素齋晋山姜公考終
于寢士友咸悼惜之曰文昌隧矣師表空矣及至葬
四方觀者無不歎息齎咨涕泣相吊盖其平日所以

修於身而積之厚孚於人而感之深者如是夫公以
海隱先生之第三子過房而爲從祖叔父承旨魯窩
諱必魯嗣上世行治詳于家牒妣淑夫人全州柳氏
通德郎宗文女大司諫正源曾孫本生妣淑夫人聞
韶金氏國爘女鶴峯文忠公誠一九世孫以 正廟
丁巳四月癸未生公公諱獻奎字景仁幼聰穎讀書
輒曉大義十歲作座右銘歷叙孔顏克復之目而結
之以服膺勿失聖賢同歸年纔就傅已見大意先生
承斯文正嫡養德林樊經函日開及門高足盡一時
之選公自在羈貫相觀而相悅從容乎問酬之席擩

染乎鑪鞴之中王霸義利之辨天人性命之說說得透認得的孝悌其行也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忠信其言也待人接物誠意懇到胷襟坦蕩汎愛容衆嘉事幽問周恤備至解衣撤食尤在於不報之所其天禀然也於書無所不讀而本之四子立其根柢參之六籍盡其蘊奧上窺姚姒心法下逮濂洛羣書至如左國莊騷班馬諸家靡不愽涉淹貫其他奧篇隱帙奇字棘句並皆過眼輒記　純廟壬午成進士出入泮宮儀表出諸生右其爲學也惟以持敬窮理爲主講習之暇潛心對越涵養本原發之爲文章爾雅紆餘

若詩若書若記述序次之類各臻體製自成作者家一部盖奇而正肆而隱其雄健俊偉浩乎若江河而下其精光昭回燦然如引星辰而上而此特其餘事耳所與從須俱是當世長德如李臨淵成果齋李敬庵漢膺成尚書遂默諸公或以淵源契好或以鄉黨先進折輩行講劇道義家學之傳固有所自而向上之工晚益親切惟纘述先緒啓迪後進爲已任專專講究朝乾夕惕仡仡乎其進學之勇慥慥乎其求道之勤發揮春秋精義節約晦翁要語裒輯成書篇帙各就大抵義理無窮充養有素而常謙謙卑牧深

自韜晦故人鮮能窺其涯涘凡世間利害得喪榮辱
舉無足以累方寸而囂囂然超俗軼塵之想時發於
吟咏性情之際其卓立不羣有如此者晚取參同契
考校經三篇箋註三篇竊附徐從事隱名之例此空
同道士所以欲與季通講之而未及者也其亦出於
尊尚愛慕之一段也歟嗚呼公以英睿之見卓越之
識入而侍賢父兄出而從名師友步亦步趨亦趨不
問可知而文定之仁仲西山之仲默克趾世美嗣守
成法巍然爲儒門宗仰用之可以賁餙徽猷處之可
以扶竪大教而世路平陂才否一區後之人必有誦

其詩讀其書辨子厚得失者矣是年十月戊寅窆于禮安元塘里越四年癸亥七月癸酉移奉于安東治北汾川癸坐原所著有農廬謾錄如干卷藏于家配延安李氏翼延女吏判靖僖公觀徵五世孫婦德甚備生甲寅卒甲申墓在順興部洞子原育一女繼室宣城金氏永僉女敏節公玏後擧三男一女男長曰鐔仲曰瑬生員季曰鍉女權好淵文科徐五淳嗚呼爀也於公曾十駕之不逮而幼同業壯同術老同志六十年相期相敦無媿古人馬范之姓不同兄弟嘗語及二公相爲傳之事余固辭不敢而自謂差有一

日長竊幸身後事之預有所托矣今習高然白首倀倀靡所適適値梅堂步月之感謹最其所目記大槩用諗夫公之嗣事者

安東金熽 撰

家狀

府君諱獻奎字景仁後改以景受號守素齋或曰農廬或曰涵一堂取程子涵養吾一之訓也姓姜氏貫晉州高句麗兵馬元帥諱以式是爲鼻祖自麗入本朝簪組相承傳德龔休至義禁府都事諱胤祖丁丙丁之亂避世入太白山下遂家焉生諱恪號陶隱

守義 皇明沒身自靖後 贈吏曹參議生諱鄰僉
樞號省德齋師事明齋先生生諱再周 贈承旨生
諱最一 贈參判府君之高祖也曾祖諱瀞壽秩同
樞號俟翁祖諱櫋生員號晩松至行純篤果齋成公
近默誌其墓考諱必魯承旨號魯窩德量操履標望
一時妣淑夫人全州柳氏宗文女大諫正源之曾孫
莊靜端潔有女士風本生考諱必孝敦寧都正以經
學爲儒林宗仰學者稱海隱先生妣淑夫人聞韶金
氏國燦女鶴峯文忠公誠一之後賢明婉惠綽有閨
範祖諱植號太山布衣 正廟壬寅率多士訟斯文

寃事載桐漁李相國所撰碣銘寔晩松公之伯氏也
府君生於 正廟丁巳四月十三日於次爲艮幼而
俊偉識度出凡兒五歲時陪往金夫人於祝庭從隣
兒傍聽讀書還白金夫人曰兒亦欲讀卽日願上學
金夫人異而許之自是專心課學不煩教督而識日
長七歲屬文賦詩多出人意表讀小學至張思叔座
右銘卽題壁間曰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聖人言受之服膺勿失聖人同歸海
隱府君見而嗟賞因勉之曰汝毋使此爲徒言也其
冲年志尚已如此辛未冠首行三加禮成仁巖肯柱

柳農夫僖爲賓介二公一見輒許以遠大之器柳公爲贈字說勉之以爲仁之方時海隱府君隱居講道及門之士盡一時之選而伯氏謹齋公又從事家學府君塤篪切磨日用力於進修之工人以胡家之明仁劉家之共平擬之癸酉丁金夫人憂三年不入中門毁瘠甚杖不能起者逾年外除入蕭寺讀書益刻苦李參奉野淳嘗見府君至曰朱子大全來乎時府君已讀習朱書故云嘗題春興詩曰雨意千峯盡花心萬壑同族兄梡漱子岱重大加稱賞每呼萬壑同先生此皆弱冠前事也己卯赴覆試或有以闕節投

者府君不卻而亦不用然卒參公選其不沽名而能
自守又如此　純祖壬午中司馬華聞出諸生右甲
中出系魯窩府君後癸巳丁內艱持制如前喪魯窩
府君端嚴簡重必以矩度率子弟府君擩染于兩庭
砥名淪行範善型義益醇如也而常自歉然見人一
長輒自反曰借我處此地能若是乎於書汎濫百家
窺逮本參靡不窮其旨而博其趣海隱府君戒之曰
坡魯法門在約不在博在內不在外牛溪書室儀明
翁畫一圖乃是迷路之指南初學入頭無過於此又
曰六經四書孝經小學心近諸書學者固皆讀之而

其提挈綱維得其要領者絕尠汝須以古人知一字行一字爲法可也爲書古聖賢旨設以朂之府君承命兢惕常以忝生爲懼壁間書敬修義攘四字以爲日用凖則書史之外雅有酷好之趣嘗曰爲士而壯遊四方長意格攄胷襟亦一事也若清凉太白周房楓嶽無不歷覽而於太白楓嶽有遊觀錄辨脊脉究源委羅絡條達無有闕遺庶幾乎古人仁智之樂非徒爲壯物記勝之美也戊申遭海隱府君艱泉立若不支痛念家學之廢墜每自咎責曰承家庭付托之重而不能自力吾殆爲仲默之罪人哀至之隙專精

於禮家性理之書耽讀研賾用工益親切海隱府君遺書排箱溢笥而必手自謄寫校讎成書每日昧爽省問謁祠宇退掃一室泥塑坐者有年至坐生瘡而不少懈人或言衰年過苦恐妨衛攝之道府君嘆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今雖百倍其工無以盡此生之債況惰力以自謾乎書自警篇後曰朱子曰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道理盡得這道理方可以拄天踏地不負此生若不盡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嗚呼小子汝空喫世人飯今五十七年將何時了債可

懼也已甲寅魯窩府君棄背時府君年已不毀然持制益嚴竟得疾淹歲未瘳雖氣息沈淹之中每奉下室之饋則必扶起啜泣不肖諫以權制之義府君汪然曰以病故不能盡晨昏之慟而忍又忘哀頑孰甚焉既吉猶處廬次曰固知此爲違禮然念趨侍膺門如昨日而遽踐先人之位乎逾年始復寢而餘哀不殺常有明發之思乃署堂以有懷以寓羹墻之慕焉授學者孝經小學等書輒泣下曰孤露餘生無復事親之日今雖欲復爲小學童子不可得矣及甲日不聽子弟餙喜終日悼詭如疚餘族侄鎮以詩諷之府

君次韻有此日何心坐此筵閒逢玄黓隔晨猒弓箕
有忝傳家學鼎汞無成識字仙之句乃嘆曰蘧伯玉
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吾則行年六十一知六
十年之非知之雖有早晚而自今爲一初工夫竭力
専心死而後已則庶乎其寡過乎於是益自刻勵乾
惕震悔知有書卷而不知有日月之過前時世之變
易知有義理而不知有利害之取捨禍福之趨避侵
晨而起迫曛而輟慥慥兀兀不知老之將至顧素性
謙卑不自標致故不知者或莫能窺其涯涘然充養
内積粹盎外發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甲辰登道剡已

未又登經學薦乃府君所泊如而坱壈亦命也庚申八月初二日書送權公瓚度休齋記三日草祭壺居李尚書若愚文信手而成四日修書於從祖弟校理世奎勉以速還(時校理公縻職京師)五日曉盥櫛謁祠宇朝看性理大全理氣卷數板命不肖裁空冊曰將以抄寫此書日旰忽暴泄症候猝革遂處置終事屏婦人正席恬肰而逝卽晡時也嗚呼痛哉府君年過六旬肰榮衞澄鮮起居無愆未有一日之恙而講讀纔撤遽甬啓手職由不肖輩罪逆不天遭此酷罰冤苦終天罔極罔極享年六十四以是年十月戊寅葬于禮安

元塘里後麓越四年癸亥七月癸酉遷厝於安東小
川面菱湖向丁之原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延安
李氏翼延女吏判靖僖公覲徵五世孫淑哲明慧治
梱有法度甲寅七月十五日生甲申七月六日卒生
二男三女而育一女適權好淵正言墓在順興臥丹
面小珠洞子原繼配宣城金氏永儉女栢巖敏節公
玏之後秉德柔惠寧或過於仁愛而未嘗有苛刻斬
截之行事舅姑接妯娌教子弟而御臧獲各盡其道
丙寅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戊辰二月二十六日卒生
四男三女一男二女不育男鐕鎏生員鎤女適徐五

淳墓在安東才山面白巖亭甲坐錙嗣子澮進士二女適權禧淵權相準瀣嗣子㴐二女適李中熙金輝國鏡二男二女男澮入承伯兄後瑍二女適李胤鎬權理燮正言三男二女男相琦相璟相重生員二女適金建永進士姜濰徐三男相建相運相進餘不盡錄府君襟韻高朗志氣英爽性坦夷曠達聽其言洞開城府望其儀盎然符彩早歲重然諾有大節不事曲謹小禮喜文章談論忼慨習知古今事宜國朝典章以爲世間事宜差易耳及其一再嘗時方圓不能盖底於是喟然歎曰知我心者獨有卷中古人歛然

韜剷韥約近裏益究其所謂遠者大者而其存養蓄積之功尤在於晚年寬厚而嚴毅正大而和平畦町不設於內而徹皮皆眞崖岸不著於外而內守尤確雅不觧世俗機巧處事或遺錙銖而不失其大體待人不察眉睫而一推以誠意嘗曰鉤鉅以爲智表襮以爲賢塗飾以要譽脂韋以求合吾不爲也性篤孝友事親則以爲滫瀡之奉不足以盡所養譪然潑愛洞屬承順海隱府君七旬後常有愆度滋補每進蔘桂而必盡力儲置無或罄乏甲寅待疾也府君已迫衰晚而竭慮煎誠藥餌必親嘗不觧帶不交睫者屢

月居喪則易戚咸至縱縱無關溢米而蔬食而菜果一遵古制盛暑不脫衰絰朔望必哭墓雖雨且雪不廢也奉先則務盡誠孝潔粢盛之具謹敬致之齋忌日臨祭哀痛如喪初祭訖愀然以誠未至歉於中友兄弟則與謹齋公及仲兄處士公兄弟而知已親愛之情出於至誠及謹齋公歿茹恨終身作憶兄詩三章以寓哀聞者悲之處士公貧甚府君自御弊裘而奉之以究衣得一味輒先進所居閒步武而必日候焉有妹嬰染疾府君晝宵焦煎盡心調護及疾已妹請出避則曰置汝於婢輩之手而吾欲自安乎至痊

蘊乃出此盖天性然也教子弟則小過差動加榎楚見御一珍玩必責之曰此王謝家物何有於汝輩嘗誨不肖輩曰父兄之望無如好子弟子弟之樂無如賢父兄汝輩須勤文學敦孝悌要爲好子弟而已又曰求福莫如爲善人之欲免災於一身垂裕於後昆者豈可以刻薄險狠爲哉因書訓語以戒三子仲子鎏登國庠闈之不甚喜比還屛優隷衣獘垢約零貲買書以歸府君乃大喜曰此子不華耀而書冊乎義方之訓多類此接人則好賢樂善出自悃愊見人一長屛挾而就之聞人一善輒稱譽之然至其有失則

面折之不顧已又夷然無少沾滯意以故賢愚親踈咸得其歡心惓惓於惇親合族家殊貧約而發惠如贍富見人喪無以爲殮寒無以爲衣則立脫所着袍以與之至於衣衾袴襪之屬未嘗有兼副之貯而方其施之也又不知有難易多寡之擇歲大侵則自進糠覈而存其羨以全活者多座側置一瓶子納朝晡脡醬以及隣族之貧者嘗自笑曰不得撙節是吾之踈濶然有謂無而越秦瘠吾不爲也謹於辭受非其義一毫不累有不得不受者則取之少而與之必多嘗曰士大夫之壞卻名節正坐一慾字讀書則嚴立

課程不得不措斛一章乃斛一章了一冊又了一冊見不肖輩亂抽卷袠橫讀將去則戒之曰如此則熟處雖熟而生處全生況麁心麁讀未必爲實得乎看書數行俱下而一過眼終身不忘雖與篇隱帙奇字棘句有叩必應無所䑐滯故人以五總龜稱之尤明於歷代記史上自姚姒下逮元明其有國之興替人物之臧否以至災祥理亂氏名章奏莫不條分縷析一舉如指掌晩年熟讀朱子書曰此亦魯論耳從前讀習徒知好之而已乃今始知有手舞足蹈之樂爲節畧一通謂之小朱要麟經則析裒四傳之得失釐

爲精義五卷又著義例以備四傳之未備凡邦家典禮之疑士族家宗系之紊必據春秋而斷之私自識錄以爲後考晩喜參同契曰是書空同道士之未及講訂而藥泉明谷諸賢及我先人之所嘗留意者顧其經註無段落釋疑有紕謬乃取石函舊本考校爲成書性情理氣之辨尤討覈審詳東儒諸家之辨說同異舉皆抄錄名之曰問辨錄若禮之古今常變之異易之潔淨精微之蘊靡不推測妙奥洞悉纖細憫子弟之有志於學而迷於向方爲作諭學諸篇以勉之嘗曰爲士者苟知緼袍之勝於文繡蔬糲之勝於

粱肉書冊之勝於珍寶義理之勝於利慾則斯於志
學已過半矣律身則以繩尺自持儉約自奉衣必取
大布麤葛食不御腴膩甘滑或有以侈美進者輒卻
之魯窩府君屢典州郡府君以生親年老不得侍衛
次然雅意厭繁華雖時節省覲亦不以聲妓自近文
章則明白條暢辭達理順而格力息致紆餘俊偉殆
似其來有相非筆力可能也是以每一篇出人爭傳
誦詩則不尚雕鏤贍麗有逸調而晚年則不屑為也
惟以務實守約為家計持敬窮理為要道用工也無
少間而惕厲也若不及制行也常有裕而謙退也若

不足常自歎曰德不進業不修而空作白頭翁只是天地間一陳人而已賴天之靈假我十年庶可以盡讀天下書盡閱天下義理不虛此一生而年來精神日耗疾病日甚恐此願未遂終爲不瞑之恨六旬後猶讀書不撤了一書必設酒肴邀會心人叙話曰我欲自今復作一初故爲此了冊需以備兒蒙故態譚者傳以爲美事所與遊如李臨淵成果齋李敬菴漢膺成尚書遂默皆一時長德而屈輩行樂與之交好嗚呼府君之高才粹質宏器卓識得之天賦者厚而生長詩禮之庭所聞者經傳子史濂洛性理之言所

踐者孝悌忠信規矩準繩之法雖素履幽貞不少見於當時然其著於言行發之文章者乃能有以承家緒而惠後學則後之讀府君書者不待子弟之私述而亦有以辨之矣顧其家庭之間細微之行有不容泯然不傳而不肖生晚所覩記者特晚年事爾乃槩以父兄之指證士友之稱誦撰次如右而於平日德孅寧沒而不敢溢者體府君之謙挹也惟立言君子爲之垂憐而財擇焉

不肖男鋧泣血謹撰

遺事

府君方面大耳秀眉瀅眼面皙而顴豊體中人而氣像軒豁

曉松公甚愛府君嘗勉之曰積爾文學可以闡家緒達爾材器可以需世用云

居室僅足以庇風雨而制甚矮窄或請新之府君不許曰爲吾自安而擅改先人之廬其曰肯構乎哉

孫露後退髮落齒並收弃之剪爪則各以上下左右標別而藏之曰父母之遺不可棄也

八世以上墳墓在安山交河等地舊有墓田足供香火中爲族人潛售多被權貴家所占府君訴法司舊

晦悉無欠鈌人服其追遠之誠

族黨姻戚之間務盡睦婣或有乖忤者一切不較於所後外家親厚特甚周窮急難無間周親柳家人至今稱之

凡有戚分處雖已疎遠必稱阿兄阿叔曰是亦與我同祖者若以疎遠而路人之則無已薄乎

堂內兒少有無父者必曰於我乎學撫育均已出曰非我爲之父將誰父乎

辥敬軒讀書錄申象村野語合寫爲一冊常作案實曰讀書錄可使立人顚倒野語可使消人鄙吝

於書無所不讀然必本之於六經四子嘗曰六經四子如茶飯諸書如淳燉非茶飯無以充元氣而助味則必須淳燉

嘗謂不肖輩曰人於學業基礎須早成而收拾成就都在晚後豈容玩愒桑榆沒無究竟乎吾先人講誦佔畢之工不輟於大耋之後猶於日昃歲暮之際憮然有虛度流光之歎此吾之所耳擩目染而及此衰老尚多蹉過之時是可懼也

又曰機心者生於私慾而剝喪天理生出許多病痛巧偽凶譎無所不至此誠意所以爲人鬼關者也可

不戒哉

嘗語學者曰古人以生知安行資質用下困知勉行工夫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資質卻要他生知安行底工夫吾於語類文蔚錄看此語便有驀直向前之意然童習白紛而知行工夫兩皆欠闕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豈有是理哉

又曰爲學緊要只在喚惺此心蓋凡人之心不昏昧則便飛淪放倒須長時提綴皦如出日則此心靈澈豈復有非辟之萠哉此所謂持敬此所謂省察此所謂常惺惺法

又曰士之爲學如救焚拯溺不容一息放緩如赴陣之兵知進不知退一退步則便爲敵所殺

讀書至會意處輒命不肖輩前讀曰得此珍味可不與汝輩分餉

嘗謂不肖曰朱書中何書最好不肖對曰魏應仲書受之帖府君曰周南仲陳廉夫陳器之諸書亦最親切䏚讀得到無所不好方是好

府君性度冲澹公平城府無畱藏畦畛無物我每見人巧僞齷齪任私慾而昧公義必痛斥之不少假借其太虛室記祭混沌先生文盖所以警俗也

謹齋公縻職于京而非雅樂也乃與金剛齋鼎鉉和
歸去來辭移書請續府君曰吾本未出安有歸來但
此心之放不可不歸來乃步其韻又次朱夫子感興
詩感春賦以見志
或瞋目端坐涵養本原或中夜取燭溫習舊書
便旋不向日月嘗遵海而行見日出則下馬肅之
平居時着幅巾芒鞋藜杖翛然有山野之容
性嗜苦淡所進不過蔬菜嘗曰喫一腴味便似羊踏
蔬園晩年常服松葉曰苦寒之士不可不知此味
平生施與多在於不報之地嘗於冬日見一衲赤脚

丙門卽鮮所著襪與之而跣足以待來縫人或言其太過則曰天下之寒者多矣吾特恤其所目耳

嘗誦朱子詩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之句曰不但居官莅民者須存此心雖私家厮養亦當以赤子保

習於兵制硏究陣法嘗曰兵家合變隨機異筭而古將已例亦是經效之藥爲取古人全勝之蹟裒輯類次名之曰挌鈐篇蓋有劉屛山之遺感

嘗曰東坡學術多疵肰讀他赤壁賦超肰臺記便覺胷中浩浩無一物又曰陽明良知之說易溺人學者

切不可多讀

嘗拜臨淵齋李公於池谷李公與語驚歎曰獨學平生幸見並世之子雲家傳詩禮益知其不誣果齋成公曰某之博學強記銳志篤行眞吾之畏友也其嘗所見推於一時長者者類此

嘗候族兄柳下公泰重方煮酒催梅謂府君曰爲梅賦一詩然後可傾此杯府君應韻卽賦有靜時氣像春藏閣妙處精神月滿腮繞樹商量爲和鼎催花詩令叟傳杯之句詩已成而酒尚溫

嘗登鏡浦臺詩曰蓋與澗流爭赴壑靜含雲影直通

霄後有一士人送輓純用此句而結之曰輓公誰復張皇道心事一生一句饒盖其人欽服府君恬靜自守之操而鏡浦詩有似自道故其輓語如此

不肖男鋧泣血追記

祭文

李敦榮

子雲有論面朋面友交道之難由來盖久今我於公間之山川且其賢愚鍾逢相懸公之眷我尚或謙挹我之景公云何所執夫人相與貴在知心以我謏陋猶得公潑爰觀今日多有識者非言斯難務實則寡繄公之家遠有淵源蚤服訓典内習靜專紫陽一部

廣大悉備農廬宵燭玅悟玄息顧行訒言闇而彌章
衆人不知吾道有光不忮不衒六旬皤皤是謂踐履
湛乎無他安此邱壑玉瀫金貞千里之遠如見粹英
其所敬信耿耿一往歲暮空谷白駒絶響臨風南望
我心如轉公在斯世縱未布展爲賢爲哲以淑黨隣
我儀圖之于嗟若人今將恃誰誰承其責中夜拊枕
爲後生惜昔不遐我畀以先誼虛往實返有書盈笥
凡公疚慼無遠不慰義猶如此况奉公諱秋蘭晨月
何此之别漬綿失辭遠想風烈

又　　金燸

嗚呼明日公其大歸矣孺也將惡乎哭之哭之以其
人乎哭之以其家乎哭之以文學乎哭之以道義乎
古人交際非吾儕之所敢擬到而幼而同業壯而同
術老而同志摳趨經函相觀而相說退省私塾聞詩
而聞禮雖金蘭叶契山水齊徽而詞垣豎旛讓與一
頭詩亦我守素文亦我守素窮經亦我守素博史亦
我守素所以如蓬在麻最蒙挾持切偲提警六十年
如一日此其非今之所謂友道者耶淵源家學見識
親切炳燭殘篇晚工愈篤發揮春秋精義節畧晦翁
要語惟日孜孜兢惕而忘老過此以往大有事在上

可以扶竪大教下可以啓迪來後而奈今歲非龍非蛇善人其嗟文昌隧矣棟樑壞矣鄉隣無所矜式士友失其依賴悠悠蒼天胡不憖遺前一日進叙于高軒磬衣冠對越方冊髭髮澄鮮神采朗出示其所著記若文三數篇評證亹亹點畫趂姿媚依然如數十年前寫得者此其大限將迫其幾先動而莫之察也耶以若卓越之資精詣之識嗣守成法志潔行敦早年芹宮屢登薦剡而世路平頗良善日闊泫泫九原發莫起之則今茲之哭哭其人哭其家文學而哭道義而哭一哭二哭三哭四哭而哭之盡而哀有餘

一盃告訣長慟欲絶

又

維歲之庚申十月戊寅卽舍弟守素齋君大歸于元塘乙原前二日舍仲景元和淚綴數行悲語告于柩前而長號曰嗚呼君之柩夕將朝于祖而明將歸于阡矣廓乎此世無處更覿則吾何不先於君而忍復見今日耶嗚呼余自孤露以後如不欲生而惟兄弟相依延一縷若干年矣我則老病浸痼閭里行步亦不任意自知符到不遠而君則氣貌鬚髮視年不甚衰惟冀其克享遐筭以永家學弘淵源不意八月五

日忽以半日之疾不得大書一章而遽爾觀化天乎
神乎此何理也此何事也天旣賦君不世出之才而
不克大需於世不過止於少日小成晩年薦剡而已
則此吾所以不能無憾於天者也嗚呼先人脚下如
成果齋聽籟徐穉玉仁伯後先凋零俱不終其年則
已是斯文陽九之厄而至於君今年而極矣一脉家
學傳付者伊誰歷世文獻繼述者伊誰慟矣慟矣雖
然農廬謾錄春秋精義多發前人所未發有足以垂
來世而惠後學則如君者可謂死而不死矣昔童土
翁祭其弟魯西而曰先生云爾則此爲故事可據而

吾不及童翁遠甚故不敢妄援然窃聽多士之吊舉
稱樑摧之痛則公議之在人自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且君之新兆在芝塋相望之地則宜其泉途灑洩之
樂無間於人世者矣顧我白首窮途倀倀然無所歸
而君之入穴又未得臨訣豈可曰寓世之人乎誦古
人悲不幾時不悲無窮期之句以送君又自抑焉君
亦默會於冥冥之中矣嗚呼慟哉

又　　再從弟晃奎

嗚呼惟我孤露終鮮一生伶俜所父者諸父所兄弟
者諸從而親愛之情相仗之誼於兄乎尤篤會則有

一堂花樹之歡別則有夢中池草之感如是者六十年如一日及兄之終弟在海外歿未及親執殮襚葬未及效力繂紼今遽星霜變而顏祥在卽始將一談語來哭平生之室雖誘事勢拘掣不得不然而情理辜負烏可以自文哉昨春從弟之奉 命南下也兄授書勉戒惓惓於淸愼自律無負 天恩而辭旨點畫精詳如平日不意十月之日實音忽到海館眞耶夢耶家祚之薄耶時運之乖耶抑由弟無狀有以帶累於兄也嗚呼今日之哭非直哭兄也亦自爲哭也顧余險釁餘生自哭海隱魯窩兩堂父安放之慟愈

久愈圮而惟公獨存若魯殿之巋然維持門戶則閭族之棟樑也模楷矜式則多士之山斗也矧弟之情摯誼切自別餘人將擬百年團欒永作依仰而今乃一疾旡妄遽至於斯嗚呼慟矣大廈顛而榱桷無撑支之力砥柱折而狂瀾無可障之勢從玆以往有疑而誰與叩質有事而誰與稟裁有文字而誰與相講訂耶嗚呼兄以精金之姿蘊玉之材早從事於家庭詩禮之訓所講者濂洛關閩之書所習者規矩準繩之行故存乎中者如雲夢之富武庫之邃發於外者如江河之注雲霞之蒸及其晩年克養益積則德之

修於內者益宏而業之著於外者愈廣是宜可以光斯文淑斯世而才高而命蹇行潔而俗猜草草一上庠坎壈而沒身者何哉况吾家自戊甲來氣數浸薄非復如昔日貌樣然尚幸堂廡靜謐架補以度而孰知天不悔禍公歿未幾學士從又皐於京館太耋之下此何憯酷念兄之九京提挈無異常昔而孤露如弟者遽失賢兄賢弟於七朔之內孑立人間形影相吊吾未知此身住世定復幾筭而未死之前何以為生矧又弟之在耽羅時記誦溟渤之外窮髮之域殊風異俗奇聞古蹟歸告兄以為日夕消遣之資矣今

焉已矣慟矣慟矣所幸者遺胤三侄甚有將來之望惟公陰騭而成就之則報不食而收餘祉其將在斯矣是可以破涕而慰公於冥漠耶嗚呼慟哉

又

崔雲璜

久矣人物尠然東南龍門韻歌寶匣塵沈海翁惟卓振鐸吾林言爲世則行爲士欽公挺是家其學也心異聞詩禮美質璆琳圖書四壁往哲依箴機脫浮薄味寓沈潛朴實頭做日用中尋雲林自矣書史外耽蓄流爭壑憤俗賣柑金剛日出鏡湖雲涌發之文章美玉精金所以接物如蘭斯馣家肥鳧藻朋資盍簪

世之大匠虛老榎楠人爲公惜公卽淡淡主盟太白
載笑載談造物疑忌遽爾撤琴經床塵沒藥塢運濩
公有不朽待子雲堪西州痛哭凡幾羊曇顧余不敏
敢曰知音托契之猥嚮德之恍我實悾悾永失所瞻
南渡橘酸跡益崎嶮衺欠匍匐葬負穴臨荒原草宿
秋露湛湛祥期奄屆枕淚淋淋借喉一哭撫眼傷今
靈如有知庶幾顧歆

輓詞　　　　　　　　　　　　　　李漢膺

天資已邁倫擩染又殊人惟玆慥慥業本立自肫肫
博洽知無畔酬資不獨珍顧惟愚且老來往尊堂親

自失依庇後與之相磨磷有疑每輒訪有得更相伸至此耄荒極百年有所遵云胡奄棄去兀立涕潾潾

又　柳衡鎭

好箇門庭好箇人於今猶慕古人眞牙籤上下皆吾腹宇宙中間此一身炳燭通年何瘦苦蓋棺今日已烟䴥芎山秋氣空寥落獨立斜陽淚滿巾

又　金騏獻

少日花山始識荊慙吾駑劣忝同庚芙蓉出水秋埃淨藍玉生烟海日明盖世英雄俱袖手前身奎曲降餘精秖緣公道先生死四馬空還白玉京

又

權載銓

眞箇賢才好箇人聰明特達是精神此翁門路徵何處夷惠中間頓得身

世變認非干己事園林好在自家身三管巨筆承先緖天餉優閒不是貧

清修儕友無雙士潔行林泉第一人可惜五車書滿腹萬山深處鹿爲隣

兄是弱冠我結髮今年六十一襟期回看舊社餘空壘老泣潸潸至死悲

又

三從弟命奎

戊冬哭海隱壬春哭果齋斯文日以張一脈誰掛牌
消息虹橋斷耿耿空在懷有美我公質燁然特謝羣
英果薑桂辣醇熟霧豹文同堂猥竝峙伯仲師友兼
志士勵晩節吾道挹遜謙所以退一步且將文字淹
傍搜韓柳範上溯堯舜心歲暮靈芝感白髮共盈簪
貫穿箋註密博約道義崟時以對床話天花落紛紛
白室塵機絕青氈活計氤永堅歲寒契窮閻振頹運
補過希前修著書聽來韻聊以究竟法慥慥工夫尖
三折識良醫百鍊見貞鏞此樂何草草今年大化移
耆碩風流散囊箱素計戲不盡龍蛇厄天地甚無情

空携雲夢富容易隔九京有肩誰與併有口誰與評
所慰不朽業遺光獨晶晶巋然後死慟躄躄守空堂
縱有前期在衰淚與溪長素車違永送天風吹大荒

又　　　　　　　族侄　鎭

今世如公知有幾吾門公去更無公早承庭訓添花
錦晩謝塵韁炳燭工地上神仙看自彩人間壽福未
全同遺編滿架成陳迹悵悵冥途孰牖蒙

又　　　　　　　金禹銖

左海論才日索然向君吾欲斷牙絃簪纓十世猶遺
壁几閣六旬獨點篇老去文章高白雪閑居詩禮襲

青氈杜陵樽酒何時細悵立人間涕泗漣

又　　　　柳宅欽

痛哭無人守素廬清商八月月生初窮途白髮時無奈奕世青氈物有餘善問如鍾隨手叩繙搜滿軸洗頭梳先秦以上文猶在間漢箇中趣自如外若莊嚴内若拙静非苦淡寂非虛癯容想得冉山鶴清福看來墨浦魚賢父貽燕傳鉢錫肖兒峙鵠重璵璠萬千蓬島間來往六十雲林任卷舒玄草復傳楊子筆青衫纔繡老萊裾汪洋陸海潘江耳搖落郊寒島瘦於只愧百鞭逐駘馬且看萬里駕蟾蜍渭陽厚誼多銘

琊江左令名誦得輿釼氣也應射斗杓玉樓其奈促
雲車人間埋沒弟兄義丌上空留賢聖書惜別春朝
今寂歷狂歌日暮舊慵踈天倫更續泉臺約雷與無
窮樂只且

又　　李文稷

東溟天地巨太白衆岳尊崒嵂六十年奇遇諒斯存
文章發魁偉光氣齊崐崘況復家聲大圖書炳若瞰
咫尺視萬里會看努力扸

憶昔叨拜日使我胷膈凉間世英偉氣磊落揚清光
一疾竟難醫歸魂遽云忙萬事浮雲失千年悲恨長

撫念百載心惻惻何能忘

跋

右我先考守素齋府君遺集也曷為齋守素而集農廬農廬府君一號也曷爲標一號府君嘗題卷面曰農廬謾錄不敢改重手澤也嗚呼府君棄背倐三紀于玆矣追慕典型邈然邃古惟有遺書在巾箱者乃府君精神咳唾之所寓而其言又足以傳示久遠先伯仲兄盖嘗蒐輯而未及整頓遽爾淪謝不肖才智下又不能亟圖表章以成二兄之志是用凜惕日夕隕于心歲甲午冬生王考先生

文集始得印行其翌年春又取府君書畧加丁乙續付剞劂書凡九卷而以附錄終焉恭惟府君以宏姿邃識擩染于家庭服詩禮薰道義六十年積學砥行之實立言家畧有論撰不容私述至其文章則揭人目公于世亦應自有子雲庸敢妄論有若贊揚爲也顧府君平日信道自守與世寡合蘊抱不展終爲識者之恨然斯文一脈王考繼之于前而府君承襲發揮于後則一時遇不遇奚足金羽於府君哉切告訖謹記其顚末于卷端後之誦讀論世者庶乎其有徵云

聖上卽阼之三十二年乙未中秋節不肖男鋧謹識

農廬集卷之十